

明清通俗小说舟船叙事的美学特征

鲁跃

(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4)

[摘要]明清通俗小说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向来为人们所喜爱,而舟船作为明清通俗小说中比较特殊的一个符号,它是对传统舟船这一物象的继承,在某些方面也对明清通俗小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舟船这一意象而产生出的舟船叙事美学特征也在明清这样一个通俗小说发展到极致的时代而达到了更全面、更完美的展示。通过分析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舟船叙事,形成的不同的美学风格,本文着重从舟船美学传统和舟船叙事美学的嬗变发展以及对舟船叙事二点美学特征作出分析。

[关键词]通俗小说;舟船叙事;美学特征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6.1890

一、以往美学传统与后续发展和变化

明清通俗小说中关于舟船的描写大量出现,这就不得不提的一点就是水路交通的发达,特别是在江南地区尤为突出,水运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善的交通运输网,配合陆路交通,方便了市民阶级特别是平常百姓和居民的外出求学、游览风光和对外贸易等等。舟船叙事中的种种情景都包含了不同的美学意蕴,明清舟船叙事美学既有对传统舟船叙事美学的继承,又有对传统舟船叙事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明清之前的舟船描写,以诗词文章为主流,在诗词文章中舟船一般都是孤独、寂寥、失意等等,可以说是属于文人雅士的一种“雅”符号的缩写。明清以来,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明清时期社会文化的审美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审美风气的变化也导致了明清小说家的实际创作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明清的通俗小说中开始大量出现对市民阶级和市井文化的描写。明清通俗小说对这种情况的描写,中国传统文化由雅走向俗,更加贴合寻常百姓的生活,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就是明清时期出现了极具时代特色的市民文艺。在《初刻拍案惊奇》中的《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巷》一回中就描写了他们的世俗常态,在这里舟船就是一方独立于外界的封闭环境,在这里正在发生着世俗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些事情。而这种简单的舟船叙事风格在以往或者是在早先的宋元话本中是不存在的。

文学的发展是受到两种因素影响的,一是主观,二是客观。主观就是小说作家自己对于外部世界的主观感受,特别体现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客观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时代背景的变化等等因素所制约。主观和客观这两个因素使得舟船叙事开始由俗向雅转变,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了雅俗共展的美学特征。舟船叙事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就使得舟船叙事在保持传统舟船叙事的美学特征的同时还能兼收并蓄,既往开来,保持着舟船叙事的生命活力。

在另一方面明清时期舟船表达了对生命意识的增强。生命问题是一个古老且深远的问题,生命问题在中国古代就一直被争论不休,儒道两家就生命问题就走向了两个极端。两家在生命问题上持相互对立的观点,直到魏晋玄学的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

明清时期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一部分人开始对旧有的思想价值观进行反思,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明代中后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人们愈发希望从理学的桎梏中走出,人的思想和观念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市民希望文学作品能够贴近现实生活,表达他们的真实诉求。对生命的尊重、爱情的最求、男女平等成为明清世俗文学最为突出的标志。

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苦难和不幸的悲悯是舟船叙事中的动人之处,作家以其细腻的文笔创作出感动人心的作品更能激发人心中那最真实的感情。

二、以舟和舟为叙事载体的意蕴和境界美

意蕴和境界是一个重要的美学概念,也是一种空间范畴,而“境生于象外”是对诗歌也包括其他艺术意蕴和境界特征的深刻论述。^[1]

“境生于象外”使得意蕴和境界不再局限在一个单独的空间,它具有了一种空间的延展性。明清一些小说作家利用这种空间延展性在舟船上营造不只属于这个单独舟船的意蕴和境界,而是把它放射到外部来增强小说带给人的感染力。明清通俗小说在舟船叙事的意蕴和境界美学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不经意间”的相遇之美。舟船行走在水中,必然会发生两船“擦肩而过”的场景,陌生人遥船而望往往就会发生一些具有浪漫性质的故事,这就是“突然美学”意蕴^[2],“突然美学”是基于德国美学家卡尔·博哈提出的“突然”理论强调审美的瞬间性^[3],在明清通俗小说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年轻男女在舟船或某一地点见面后暗生情愫,一见钟情而后私定终生。当然这是作者的美好愿景,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深刻的文学内涵。

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偶然”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偶然”在中国古代有着很深厚的美学范畴,在中国古达经常会出现“偶尔”、“猝然”、“忽”这样的词语。这里说的“偶然”不是指创作思维,而是指创作主体与客体在相遇时所爆发的一种冲动从而创作出佳作。

明清以来,随着通俗文学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兴起,文学作品中的日常小人物越来越成为“相遇”的主演者,而舟船作为一个封闭性好且独立的空间更加适合这种萍水相逢的故事,在这样一个小空间内书写故事更能细致和扣人心弦,不失为窥视复杂人性的一处绝妙地点。

清代小说《飞花艳想》第二、三两回便为男女主人公们的相遇设计了一个浪漫有趣的情节。这场巧遇中的“惊鸿一瞥”实际上承载了深厚的心理、生理、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从“陌生一相识一别离”这样一个惯用的模式来说,舟船之遇见常常意味着人要面向一个未知的未来,尤其是对于被禁锢在闺阁中的少女来说,它常常是人生的一种新开始,在这之前,她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归宿会在哪里,不知道未来的丈夫是否会符合自己的心意。而游船作为古代一种娱乐交通工具,恰在此时,为她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去接触外面世界,接触异性,甚至遇见意中人的机会。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舟船”这一交通工具还具有烘托人物未知命运、揭示存在焦虑的文学功能。

(下转第2188页)

家族势力对两委的渗透，决策民主化、选举民主化。真正实现环境的整洁，公共卫生的良好，家庭和睦，邻里互助，共同构建和谐、美丽、法治、有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社会。

保证乡村振兴法有效实施，培养新型农民

农民需要自己治理自己、需要通过法律治理，需要通过德治进行治理，并将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效的结合起来。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构成了统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治理有效，治理有效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乡村的振兴关键是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也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要有所提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与城市接轨与国际接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有法律的保证，乡村振兴法对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做了法律规划和法律路径。

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高素质农民是促进乡村人才振兴，通过法律途径破解“谁来种地”困境，加快农业科学化和现代化转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真正加大农村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加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组织开展各种技能的培训，比如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明法律、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提供了法治保障。保证乡村振兴法的实施就要严格执法和大力普法，推进基层法治的建设。要深入开展“扫黑除恶”行动。加强其他法律法规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贯彻执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有乡村振兴法律的护航，要让法治的理念和法治的思维贯彻在农民发展的各个领域，保证农村改革的不断推进，保障乡村振兴目标的达成。

结束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的不断发展、农村的面貌的改变和农民的持续进步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是振

兴，振兴核心和实质就是乡村的发展问题，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实现乡村全方位、立体化的发展和振兴。乡村振兴战略的对象是乡村，乡村是一个伟大的系统，乡村实际上包含着农业、农村、农民，也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内容。乡村振兴法的颁布和实施能够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基于此，要加大乡村振兴法的宣传力度、创建乡村法治社会保证、保证乡村振兴法有效实施、培养新型农民工程。

参考文献：

[1] 范建荣, 龙寸英, 石晨阳.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点及对策——基于农户评价的调研与思考[J]. 贵州民族研究, 2020, 41(06): 121-127.

[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域下民族地区农民增收状况调查——以恩施州为例[J]. 杨悦明.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8(06)

[3] 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多维贫困的测度与成因*——兼与非民族地区对比[J]. 高翔, 王三秀. 广西民族研究. 2018(02)

[4] 张连瑞, 王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与对策——以山丹县位奇镇汪庄村为例[J]. 甘肃农业, 2019(05): 49-51.

[5] 佳木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新突破的决定[N]. 佳木斯日报, 2021-08-30(003).

[6] 宋琳月. 乡村振兴立法的时代价值——《乡村振兴促进法》解读[J]. 乡村论丛, 2021(04): 34-40.

[7] 李小健. 奋力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栗战书委员长就贯彻实施乡村振兴促进法深入贵州调研[J]. 中国人大, 2021(14): 9-14.

[8] 栗战书: 推动乡村振兴促进法贯彻实施和宣传普及[J]. 乡村振兴. 2021(06)

(上接第2189页)

二是“意蕴无穷”的流动之美。船舶的流动之美最突出的体现在给人的联想和情感触动。船舶的流动美一方面来自于船舶本身自然的飘动，但从更深层次来讲小说家写作的“虚实相生”的手法更为重要，这是一种艺术创作手法更是一种艺术的一层境界，《邢君瑞五载幽期》中的结尾处描写两人再次会面后一同泛舟荡入湖心而不见，最后，用通过第三人称视角写邢军瑞与西湖水仙在一起幸福生活的场景：“小舟游荡于清风明月之下，或歌或笑，出没无时。远观却有，近视又无。”在这里就用了“虚实相生”的写作手法，故事情节更加生动精彩。同时这样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也会让读者在阅读时最大程度的进行身临其境的感受和思考，体会更多的“味外之旨，意外之象”。

三、以船和舟为叙事载体的悲啸美

悲剧渊源于古希腊，由酒神节祭祷仪式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颂歌演变而来。而中国的悲剧自古以来数不胜数，中华上下五千年来的悲啸意味蕴藏在中华民族的骨髓之中，一直影响着文人志士的创作思路，“这种压抑的悲啸感在抒写心灵、倾诉感情的小说作品中常常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喷薄而出，对天道的无奈，对命运的不平，对现实的失望等等悲啸感成为古代小说作家不停悲咏的主题。”^[4]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清通俗小说家冯梦龙纂辑白话小说集《警世通言》中的名篇。杜十娘是明清通俗小说中典型的悲啸式人物，也是具有研究其美学价值的悲啸形象之一。我们都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有一定的了解，那么作者是怎样在船舶这样一个特殊地点来构建悲啸空间的呢？简单来说，为了构建一个悲啸空间，首先的是建立一个悲啸的主调，来使外部空间、人造空间、主要人物等带有统一或相类似的悲啸情感基调，而后这些部分相互配合、环环相扣，以此来进行悲啸

主题的表达。

而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是，作者将这样一个悲啸故事放在船舶这样一个空间内也是别有深意的。一方面船舶在茫茫水波上飘荡就给人一种动荡无依、漂泊寂冷之感。杜十娘与李甲泛舟的根本原因就是出自于李甲的软弱，李甲害怕杜十娘为家里人所不容，十娘不愿李甲因为自己而为难，这才提出与李甲泛舟吴越。另外一个方面，作者选择在船舶中展开这个故事，还考虑到了船舶的公共性和开放性，船舶本身就是一个多方人员聚集、鱼龙混杂的场所，加之杜十娘被转卖的地点又在船头，船舶停靠的地点又是瓜州渡口，这其实就是把船舶这样一个地点当做成了一个小型的悲啸表演舞台，围观的人就好比台下观众，美丽而坚强的杜十娘和她的百宝箱一齐沉到水底。美好的事物在众人眼中消逝，这不正给人们带来非常大的震撼吗？如果它发生在深宅大院中，美丽事物的灭亡和消逝又有几人知？还会出现这么大的悲啸感和悲啸美吗？

参考文献：

[1] 张少康《论意蕴和境界的美学特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第51页。

[2] 参见李彦妹《“往来交通”的文学功能及美学意蕴——新时期以来文学语境中的交通工具》，《文艺研究》2016年第i〇期，第27页。

[3] 参见杨震《重建当代“感性学”如何可能——马丁·泽尔〈显现美学〉的启示》，《文艺研究》2016年第5期，第37页。

[4] 伍鑫甫主编，朱光潜译《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41-142页。

[5] 李忠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悲啸意识》，《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第78页。